

从海龄之死看鸦片战争时期官方与民间的英雄认同

张连银

(厦门大学 人文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关键词] 鸦片战争; 海龄; 英雄认同

[摘要] 海龄由于其不恰当的军事手段, 导致矛盾激化, 矛盾聚焦于海龄在京口的活动、死亡方式。围绕其死亡方式, 各方争端不断, 持续长久。争端方对此各执一词, 镇江人利用流言否认海龄殉节, 与官方直接对立。争端折射出官方与民间在认同上的差异。

[中图分类号] K25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83-0214(2006)12-0046-05

Identifying with Heroes by Authority and Among the People in the Case of Hailing's Death during the Opium War

ZHANG Lian-yin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Fujian, China)

Keywords: the Opium War; Hailing; identification with hero

Abstract: Hailing's inopportune operation led to contradiction sharpened and accumulated. Hailing's action and death caused heated debates for a long time. People in Zhenjiang didn't agree to the authority's view that Hailing sacrificed his life for the country. This disagreement reflects that the authority and the people had different views on hero.

海龄是鸦片战争时期颇有争议的人物之一, 海龄在镇江的活动及其死亡方式一直是争议的焦点, 一百多年来, 学者对海龄褒贬不一。^① 茅海建道: “一百多年来, 与其他殉国将领相反, 海龄的名声不好, 恰是因其口碑恶劣。”^[1](p45)] 本文试从当时的战争环境出发, 就海龄死后双方的争端作一对比, 以此剖析官方与民间在人物认同方面的差异性。

海龄是满洲镶白旗人, 道光二十年(1840)十二月调任京口副都统。二十二年六月十四日(7月21日), 英军9 000余人在军舰的配合下进攻镇江^②, 城内仅有八旗、青州兵1 600余人, 城遂陷。同日, 常镇道周頊向牛鉴禀报: “镇江自初八日闭城, 人心惶骇, 官员出入亦甚费事, 甚至兵丁城上开枪开炮, 击杀平民, 指为汉奸, 无辜罔吁。又每日城内搜索汉奸, 立时正法, 每日约杀十余人, 颇有冤枉。城内汉人不准街行, 城外近城各处, 傍晚不得行走……又该营与县令不睦, 诘其由来, 系因屡次拿获汉奸, 钱令审为良民, 即行释放……惟钱粮短绌, 府库现有存银为都统所据, 该府过于忠厚, 又系姻亲, 一切附和妄行。”^[2](p677-678)] 海龄与镇江府道官员的关系并不融洽。周頊的禀报有所夸大, 但海龄查拿汉奸由

来已久, 二十一年(1841)三月, 海龄奏请封闭沿海通商码头, 不准商民出海, 即遭道光帝斥责^[3]。次年, 海龄命知府祥麟、丹徒县知县钱燕桂挨户编查保甲, 又派旗兵四处侦查。^[4](p676)]

城陷后, 江苏巡抚程德全、参赞大臣齐慎均奏海龄被害^[5](p709, 722)]。十八日, 道光帝接到江宁将军德珠布奏折内抄录的周頊原禀。道光帝命耆英访查海龄下落。二十四日, 耆英奏海龄与其妻、次孙皆自缢尽节^[5](第56卷, p2164)]。七月初六日, 援引裕谦恤典成案, 道光帝命按都统例赐恤, 入

① 当时对此争论不断, 今人对此仍有争议: 历史学家范文澜认为, 海龄平日骄傲自大, 藐视汉兵, 拒绝外来援兵进城, 令在城外作战, 借口搜索汉奸, 造成极大的恐怖和混乱, 是镇江失守的罪魁(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 人民出版社1955年, 第53页)。《青州兵镇江抗英传说浅析》(《满族研究》1995年4期)一文道: “城陷后, 守将海龄畏罪自杀。”而《清代人物传稿》、《鸦片战争人物传》均认为其系举火自焚(见《清代人物传稿下编》第4卷, 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 第9页; 戴学稷:《鸦片战争人物传》之《海龄传》, 福建教育出版社1985年, 第204页)。

② 一说12 000人。“攻镇江的英国侵略军, 根据奥特隆尼《对华作战记》的统计, 总计为12 000人。”(周静芬、张乐燕:《第二次定海战役考辨》,《浙江师大学报》1994年第5期)。茅海建认为英军有4旅6 905人(见《天朝的崩溃》, 第442页)。

祀京师昭忠祠，并在镇江建祠。战争和谣言是一体的，有关海龄的谣言纷纷流传，姚薇元道：“又海龄死难事，当时殊多传言：‘有谓其乱兵所杀者，有谓其并未死而匿迹丹阳者，又有谓其已消发为僧者。’”^{[7] (p160~161)} 谣言的非凡之处在于其速度和社会影响力。七月十二日，监察御史黄宗汉奏，“建立专祠，流离失所之民至今尚怀有怨望”^{[6] (p72~73)}。黄宗汉认为，海龄误杀良民导致百姓哗变，“是镇江失守，非抵御不力，乃民心先溃散也”，^{[9] (p72~73)} 并质疑海龄殉节，“因思海龄既死，人复何仇，果系城陷殉节，一家俱尽节，其情形深堪悯恻，平日即办理不善，亦可稍赎前愆。其视临阵脱逃走，事后捏报遇救得生者，殊属有间，公道自在人心，言之者不应如此痛恨。且前次阵亡殉难总督如裕谦，提督如陈化成，副都统如长喜，以及总兵以下大小员弁，既死之后，未有不曲为原谅者。何独于海龄情事追咎不已？人言恐非无因……请旨饬下督抚大吏明查暗访，确切根究”^{[6] (p72~73)}。

道光帝即命耆英等查明真相。九月初四日，耆英奏，传闻海龄并未殉节，周瑛原禀各款均系传闻，“于灰烬中寻得海龄尸骨，检获殉难时所著袍襟。并札委员，经禀诤海龄之常镇道周瑛确查，取具阖营官兵压结，绅士颜崇礼、郭湘等十六任切结，实系自缢，并非被任戕害，镇江民人亦无围署内情事。惟不听民逃难，以致城陷惨遭蹂躏，资财尽饱夷囊，并将形迹可疑之人十三人，概予骈诛，办理殊属草率失当，其所以身后犹不免怨讟，物议沸腾者，实由于此”。^{[4] (卷60, p2350)} 五日后，耆英再奏海龄下落，海龄确实殉节^{[4] (卷61, p2360)}。但法芝瑞却道：“城破后，郡民纷纷传都统遁去。营中逃弁则云‘自焚’。然皆无实据，忽有商绅颜崇礼、郭湘等十六人，密具结，详请恤典。颜故通夷汉之使以贿免扬州者也。然城陷时，十六人多半不在，在亦不能知。传曰：‘乃知之矣。’又曰：‘如所不知，何请为今日诵之？’”^{[7] (p100)} 商绅被认为受贿具结才得出海龄尽节之词^{[7] (p101)}。证人不在现场，甚至有人受贿，如何能证明海龄殉节。当然，认为海龄殉节的也不乏其人^①，夏燮道：“盖当日夷兵攻城，城中驻防一军，都统闭城登俾而守，民不得出，遂有怨言。予谓昔人言凿池筑城，与民守之，都统当日虽无死之民，而城之必当守，与民之不应出，实分与义之无可辞。若其登城而呼寇者，皆乱民

也，即杀呼寇之民，以肃军律，要亦非残民亦逞也。自常镇道周瑛见满城文武，惟副都统一人殉难，惧于重谴，乃讣以误杀良民，被民残害等情。时又言都统开城逸去，不知下落者，及奉旨查办，乃得其尸及一妻一孙于灰烬中，又取据驻防合营切结奏闻，方知副都统固全家殉难者。”^{[8] (p680)} 夏氏的言论遭到镇邑士人批驳，陈庆年引用《金壶浪墨》以及《圣武记》中评价海龄之语批评夏燮^②，并提到三位证人杨鬲、法芝瑞、朱士云。夏燮更是遭到法芝瑞的批驳，法氏道：“尤怪者，道府县家眷皆早徙，皆本地土豪与官往来者，鬲其喻指，十五移去。乃为押一无确实见闻之民，授虎狼咀嚼，是诚何心。欲徙者何？畏淫毒也。畏淫毒之人如何？必良民也。良民非万不得已，孰肯弃其居室生产，远其坟墓亲族，流转沟壑哉？古者忠义激发，民愿与同死，智勇足庇，不召而至者数万家，故有跪拜而求入城者，有兵败而民襁负以随者，彼何以奋？此何以逃？不自愧耻，乃集怨於困穷，不知困穷皆差役所得威胁也。威之则强者逾逃，弱者先毙矣。”^{[7] (p53)} 陈氏评价道：“法氏之言，深切著明如此。夏氏不此之思，乃以分与义厚责吾民，谓为不应出，然则纵役讹诈者，转分与义应为者乎？”^{[9] (p704)} 杨、法、朱三人曾在镇邑，亲历兵祸，三人对海龄大加痛斥：

1. 海龄闻乍浦失守，将家眷寄居他郡，不断移换住处，每夜安寝时亲兵保护。宝山、上海失守，躲在城内，调东码头青州兵入城分居四城楼，导致山炮台空虚^{[10] (p118)}。甚至胆小怕事到了哭的地步^{[11] (p183)}。

六月初四日，英舰进驻江阴。兵备道周瑛、参将等人调兵防鹅鼻嘴，乡勇防大港江口，“而都统仍深坐城中，为醢酒妇人之乐，外事不问也”。^{[11] (p180)}

2. 海龄散布旗兵满城捉汉奸，杀13人。“至是捕城内外居民百七十余人于小教场行刑，并及妇人、孺子，呼冤之声不绝。郡守惟流泪而已，斩

① 除夏燮外，当时日本人著鸦片战争史认为海龄殉节（见《鸦片战争资料》第4册，第702页《横山乡人稿》，卷5）。王之春《防海纪略》也持此观点（见《防海纪略》第269页，《续修四库全书》，第445、296页）。谭宗浚也认为海龄殉节（见希古堂集·乙集卷1，第359页，续修四库全书1564册）。

② 中国史学会主编：《鸦片战争》第4册，第696~707页，《横山乡人稿》。

至十三人，闻夷船至，乃止。”^{[11] (p186)}

3. 十二日，传闻焦山下有英军登岸，被击败，海龄即举得胜旗收兵，大张告示，欺骗百姓^{[7] (p78~79)}。

4. 十四日，英军登岸，城破时，海龄易小轿走小教场，不知所终。^①

其实，海龄驻守京口后尽职尽责，虽为京口的最高军事长官，海龄同地方府道官员缺乏沟通。面对清廷忽视江南防务，京口船破兵少，镇江府城垣残破，无人筹划修理的局面，海龄不断上奏请求加强京口防务。道光二十年八月，海龄奏道：“仰恳皇上敕下江省督抚，预为筹备船只，拦江堵截，并催令赶紧修整镇郡城垣，庶不致临时缓不济急。”^{[4] (卷35, p1312)} 面对海龄的请求，牛鉴也仅在圖山要隘添拨兵丁五十名。^{[4] (卷43, p1644)} 次年正月，海龄再次请求道光帝命牛鉴责常镇道招募水勇，雇觅船筏，加强防守，遭牛鉴拒绝。^{[4] (卷43, p1644)} 为解决八旗生计，海龄从旗库暂借俸饷，遭到牛鉴的弹劾，降级留任。^[3] 六月十四日，英军进攻镇江，城外的齐慎和刘允孝遁往新丰镇。英军遭到了城内清军的顽强抵抗，伤亡168人^②。八旗亦伤亡惨重，无论是对手还是革命导师都对镇江抗战高度赞扬。^{[12] (p190)}

海龄殉节无疑，除耆英的调查外，英军的著述中多次提到海龄殉节^③。但围绕海龄之死却谣言不断，尤其镇江人众口一词大加贬低海龄。法芝瑞借客之言道：“镇郡素号坚城，新修楼櫓，海都统以三千屯旅，经营二年，不能一日庇民，乃仓皇闭城，罔恤饥卒，反有欲屠百姓之说。僭军失地，生死无踪，而郡中一二绅士，受贿具呈，饰词尽节。”^{[7] (p43)} 镇江人希望地方平安，免受兵燹。海龄无力护民，反屠戮居民，却被当作英雄，且将在镇江建祠，显然是镇江人民不愿看到的，这是镇江人不肯承认海龄殉节的原因。但对清廷而言，海龄殉节关系到清廷的荣誉，官员的形象，军队的士气，正如夏燮所言：“然则都统之死，固足以收拾海疆之残局。”^{[8] (p680)} 在此，评价海龄时的差异就显现了出来，官方强调的是尽节。强调尽节在道光帝的谕旨中屡有体现，同年九月，道光帝的谕旨道：“其常镇道周頊、镇江府知府祥麟、并理事同知全兴、均系失守官员、城陷后不能殉节。所称投水遇救，暂避民舍等情，均难凭信。”^{[13] (卷380,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甲寅条)} 十二月，在处斩余步云的上谕中，将贪生退缩的余步云同殉难的关

天培、祥福，陈化成、江继芸，力战阵亡的定海三总兵，落海身死的总兵谢朝恩，以及殉节的裕谦相比。“独余步云系本省提督，乃竟志在偷生，靦颜人世，愆不置之于法，不惟无以肃军政而振人心，且何以慰死节诸臣忠魂于地下。”

^{[13] (卷387,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戊戌)} 法芝瑞根据当时的战况对海龄进行强烈批评：“海上之变，三年於兹矣。久则得失见，谋算多。乃兴师数万，日费不貲，而战船造炮制器火攻，竟同儿戏，即海公莅任时，亦由圖山至鹅鼻嘴察看地形。夫事未成而策之则易，已至筹之则难。夷舟入江，言火攻者，无虑数十辈，直至六月初，始闻搜粮船数只，载柴发火任所往。夷初睹亦惊恐，徐审其行止，笑以长蒿拔之，即顺流而去……吾不知海都统二年以来，所勘何地？所练何兵，圖山营何以无一卒？何不与县令早计军食？乃日争瑕隙？夷船蔽江，何不与士卒共鞍马？尚安輿以逍遥！夷人登岸，城外犹强一介刃，何不自信其夹攻之说？夷方乘城，何不亲守要害，何先趋南城，众溃莫御？使万民肝脑食乌鸢，骨肉割楚越？由此言之，海不死则罪重丘山，死亦其所自取，其罪不在死与不死，又奚暇以仓猝闭城耶？”^{[7] (p45~46)} 责难中体现出了评价海龄的标准，海龄的生死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其行为才是关键。由于评价标准的不同，清廷的标准在地方得不到认同。所以在海龄的行为及其死亡方式上，民间与官方完全对立，镇江人利用各种方式从各个方面驳斥海龄殉节的证据。陈庆年对日本人、夏燮等人的著述进行反驳，甚至对物证质疑，“至都统殉难情形，旗兵复查，谓骸骨已尽，其所据以为证者，仅袍襟一角。夏氏于江上议款篇亦云：‘拾得其所著袍襟矣。’而先

① 朱士云：《草间日记》；《咄咄吟》为十四日（见《鸦片战争》第3册，第216~217页）。《思忠录·哀京口》也持此说（见《鸦片战争》第4册，第734页）。

② 一说英军伤亡185人（见《鸦片战争》第5册，第305页）；英军的记载也不一，《鸦片战争末期英军在长江下游的侵略罪行》第103页，“士兵死伤人数约为一百五十名”；第104页，“7月21日全日伤亡总计为一百六十八人”；第236~237页，“以上共计一百六十九人”。茅海建认为，英军伤亡169人，3人失踪（见《天朝的崩溃》第443页）。

③ 英人记载较多，汤志钧《鸦片战争末期英军在长江下游的侵略罪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有多处提到海龄殉节（见该著第114、117、224、225、237、252等页）。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鸦片战争》第5册，第375页。

之云：寻获其尸又似骸骨未尽者，令人疑莫能明。此篇又不云袍襟，专以得尸为言，殊无可据。至都统之死难，吾邑至今尚有异议。”^{[9] (p704-705)}

清廷面对谣言，不得不反复辟谣^{[6] (p295)}。但辟谣显得极不成功。由于辟谣失败，官方的结论得不到地方的认同，官方也只好压制地方的声音，“事定以后，副都统赐恤如故，而先生暴其搜杀汉奸事，至谓其欲尽死百姓而专生官与兵，语颇为驻防所忌闻，是书刊送亲友，旋复收回”，^{[15] (p49)}流传的著述或无名，或托名，显然与驻防压制有关。那么，京口八旗对他们自己都统的形象又如何记述呢？修于光绪五年（1879）的《京口八旗志》云：“迨番舶入境，公亲冒矢石，率兵堵御七昼夜，及城北十三门已破，犹率众死战三时之久，力竭回署，夫人及次孙业已投缳。公喝令举火将尸焚毁，遂向北谢恩，跃入烈火亦自焚死。后又以逃出为僧奏参者，钦派督臣入城查验，署内灰烬中枯骨三对犹剩，夫人玉环，公著纱袍襟一块，防御良成实亲见之。”^{[13] (卷上, p15-16)}但《京口八旗志·明宦·海龄传》又云：“后又以逃出为僧奏参者，异说纷论，今尚未已。详论于此，不敢入正文，嗣后之论世者定焉。”^{[9] (p705)}镇江人对压制很是不满，陈懋恒道：“于青州兵之死战，陆祥之保镇，皆琅琅言之，甚至外人之禁止土匪放火，亦不没其美，何独讎一都统，方事之殷也。奸人招寇，当事所尤弗虑弗图，夫岂云可胡为虺蜴覆出为恶，殆其下仰承意旨而过者欤？窃意彼时城民汹汹，无言不疾大观楼之僧之漏言，事必有之，故英将入城，谓此来为安百姓，至揭示遼为有目所共见，此都统以言授之外人，非先生之所能诬也。”^{[14] (p49)}事隔五十多年，陈庆年刊刻《京口掌故丛编》，光绪二十三年（1897）所著的《横乡山人稿》对海龄殉节大加否定：“据此三书所言，都统之死，士绅之结，其果可信乎？当时有祭海公文者，中有云：‘况乎白简警心，弥封无计，青嶙未耀，疑案终悬，公之不容不死又其三。幸而觅死无据，通神有权，买子虚之铁案，挥儿戏之金钱，挥大霏夫润泽，当事脱其罪衍。’以此而言，则颜郭等之切结，皆以贿成矣。”^{[9] (p705)}

据修于1927年的《重修京口八旗志》记载：“时京口副都统海昭节公一闻警报，即日戒严，督率官兵登陴固守。初八日，突有夷船乘风破浪而来，我东码头驻防官兵以炮击之，中其火轮船一，而逆夷始却，迨后连樯拥至，约有百余，东码头防

堵之官兵较少，海公即调入城内，并力守之，与贼持五六昼夜，至十四日，逆夷拥众骤由西北登岸，径犯北城。公亲自督官兵自辰至午奋力抵敌，连开数炮，击毙夷匪，詎料逆夷复攻击西南，西门正当交锋枪炮之间，御敌死生之际，忽睹城中火起，呼声震天，此时官兵祇一千二百名，青州官兵亦祇四百名，兵力单微，首尾难顾，以致不支，既而城陷。公带领官兵在城内西南一带，决命鏖战，炮毙夷人及刃毙者甚多，奈夷人势大，寡不敌众，公知事不可为，遂回衙署，夷人复纵火焚之。公之夫人及次孙已投缳尽节，时火势已炽，烈焰飞腾，公毅然不为动，有武痒东海血流被面，已受重伤，与前锋魁永尚在左右，公回顾二人曰：‘余身膺重寄，死有余辜，尔等何必相从。竟挥之去，须臾乃殉节焉。’”^{[16] (卷1, p4)}志中的都统形象与镇邑士人笔下贪生怕死，临阵脱逃之都统显然不同，甚至根本没有杀戮民人之事。而且都统殉节的物证较耆英的死亡报告更加确凿。

总之，从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京口陷落到1927年《重修京口八旗志》完成的八十多年，在海龄的死亡问题上，流言不断，中外文著述颇多。各方对海龄之死都有论断，在死亡的细节上，各方论断均有差异。清廷、京口官方、镇邑民人更是围绕海龄之死斗争不断。京口八旗和镇江地方官员本来就有矛盾，镇江失陷前，海龄与镇江官员因公务互有参奏，镇江失陷后，地方官员为推卸责任，否认海龄殉节。清廷站在官方的立场上，断定海龄殉节，承认海龄行为不当。由于战争期间信息混乱，清廷官方的报告前后略有矛盾^①。争论的双方主要是京口八旗和镇江士人。京口八旗由于自身利益，极力强调海龄英勇抗敌，对海龄滥杀民人之事只字不书，在殉节问题上与清廷保持一致，在《京口八旗志》、《重修京口八旗志》中极力夸大都统的正面形象。镇邑士人先是利用流言和旁证对海龄之死提出质疑，继而利用几位当事人的著述大加否定海龄殉节的证据，在镇江士人的著作中，充满了对八旗的控诉。京口八旗先是通过压制，压制失败后，又以修志

① 耆英的奏折持自缢说，《京口八旗志》持自焚说；即使《清史稿》也说法迥异。《邦交二·英吉利》：“英人连陷宝山、上海，江南提督陈化成等死之，遂犯松江，陷镇江，杀副都统海龄。”《清史稿》卷154；《忠义八》：“内河不能深入舰队，乃由福山口犯镇江京口，副都统海龄战不胜，自缢死，寻谥昭节。”《清史稿》，卷494。

来反驳。面对官方的压制和著述,镇邑士人针锋相对,否认海龄殉节。争论如此长久,根源在于利益的不同,官方和民间对该题的认同存在差异,各方对海龄同一活动的不同表述就体现了这一点。非常时期对同一问题的认同产生差异很正常,其实,在很多的相关问题都争论不休。海龄由于特殊的身份,加上自己和旗兵在当时的不恰当行为,使得本来就存在的满汉矛盾更加激烈,而海龄之死成为矛盾的焦点。当时,面对剧变,沿海督抚、将弁很难适应,他们因战况变化而自身沉浮不定,很少有人能同时得到官方、地方的完全认同。即使林则徐、裕谦与镇江兵燹无直接联系,也得到镇江人的责难:“二十一日,至金沙,仲女寓此,偕次子往视,见予悲甚,闻母嫂在河干,欲一见,遂先余行,余遂返,则舟中母女姑嫂已涕泣如雨。盖是时海氛甚恶,未知能否再面否?舟子促开,予力劝女去,女痛哭登岸。嗟乎,谁无骨肉,覩此鞠凶能不致怨於林则徐,林之下能不致恨于裕谦乎?”^{[7] (p57)}而这种责难也恰恰反映了当时官方与民间在人物认同上的差异。

参考文献

- [1] 茅海建. 天朝的崩溃[M]. 北京: 三联书店, 1995.
- [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 第五册[Z].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2.
- [3] 海龄传 01791—14号[A]. 台北: 故宫博物院藏清国史馆传

稿[M].

- [4]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4.
- [5] 姚薇元. 鸦片战争史实考[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4.
- [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 第六册[Z].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2.
- [7] 法芝瑞. 京口僨城录[M]. 陶骏保辑. 京口掌故丛编[Z]. 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69.
- [8] 夏燮. 镇守京口副都统海龄全家殉难[A]. 海疆殉难记下[M]. 齐思和编. 鸦片战争: 第四册[C].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 [9] 陈庆年. 横山乡人稿: 卷5[M]. 中国史学会主编. 鸦片战争: 第四册[C].
- [10] 杨葵. 出围城记[M]. 陶骏保. 京口掌故丛编[Z]. 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69.
- [11] 朱士云. 草间日记[M]. 陶骏保辑. 京口掌故丛编[Z]. 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69.
- [12] 恩格斯. 英人对华的新远征[A].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2.
- [13] 清宣宗实录[M]. 北京: 中华书局影印本, 1986.
- [14] 陈懋恒. 出围城记后跋[A]. 陶骏保辑. 京口掌故丛编[Z]. 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69.
- [15] 钟瑞. 春元. 名宦[A]. 京口八旗志[M].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光绪年间刻本.
- [16] 爱仁. 京口忠烈祠碑记[A]. 重修京口八旗志[M]. 民国十六年抄本.

收稿日期 2005-04-26

作者张连银,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映雪】